

平

王

冕

平民讀物（故事）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出版

王冕

元朝末年，有個姓王，名冕的，在諸暨縣鄉村裏住。七歲上亡了父親，他母親替人做些針線生活，得來的錢，供給他到村學堂裏去讀書。看看三個年頭，王冕已是十歲了，母親喚他到面前來說道：『兒呵！不是我有心要耽誤你！只因你父親亡後，我一個寡婦人家，只有出去的，沒有進來的。年歲不好，柴米又貴。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俱，當的當了，賣的賣了。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針線生活尋



來的錢，如何供得起你念書？如今沒辦法，把你雇在隔壁人家放牛。每月可以得他幾錢銀子，你又有現成飯吃。只在明日，就要去了。」王冕道：「娘說的是。我在學堂裏坐着，心裏也悶。不如放牛，倒快活些。假如我要讀書，照舊可以帶幾本去讀。」當夜商議定了。

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隔壁秦老家，秦老留着他母子兩個吃了早飯，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，指着門外說道：「就在我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泖湖。湖邊一帶綠草，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歇睡。又有幾十棵合抱的垂楊樹，十分

陰涼。牛要渴了，就在湖邊飲水。小哥你只在這一帶頑耍，不可遠去。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。每日早上，還給你兩個錢買點心吃！只是凡事勤謹些，休嫌怠慢。『他母親向秦老謝了擾，要回家去，王冕送出門來。母親替他理理衣服，口裏說道：『你在此須要小心，休惹人說不是。早出晚歸，免我懸望！』王冕應諾，母親兩眼含着淚去了。

王冕自此在秦家放牛。每到黃昏，回家跟着母親歇宿。或遇秦家煮些醃魚臘肉給他吃，他便拿塊荷葉包了來家。

，孝敬母親。每日點心錢也不用掉，聚到一兩個月，便偷個空走到村學堂裏，見那闖學堂的書客，就買幾本舊書，每天把牛拴了，坐在柳陰樹下看。

光陰過的很快，轉眼就是三四年，王冕看書，心下也着實明白了。那日，正是黃梅時候，天氣煩躁。王冕放牛倦了，在綠草地上坐着。一會兒功夫，濃雲密佈，一陣大雨過了。那黑雲邊上鑲着白雲，漸漸散去，透出日光來，照耀滿湖通紅。湖邊上的山，青一塊，紫一塊，綠一塊。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，尤其綠得可愛。湖裏有十來枝

荷花，苞子上清水滴滴，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。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：『古人說，「人在畫圖中」，真是不錯。可惜這裏沒有一個畫工，把這荷花畫他幾枝，也覺有趣！』又心裏想道：『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！……我爲什麼自己不畫他幾枝……？』』

正思想間，只見遠遠的一個粗漢挑了一擔食盒來，手裏提着一瓶酒，食盒上掛着一塊毡條。來到柳樹下，將毡條鋪了，食盒打開。那邊走過三個人來，頭帶方巾，一個穿寶藍色的長袍，兩個穿黑色長袍。都是四五十歲光景，

手搖白紙扇，緩步而來。那穿寶藍長袍的是個胖子，來到樹下，尊那穿黑色的一個鬍子坐在上面，那一個瘦子坐在對席，他想是主人了，坐在下面把酒來斟。吃了一回，那胖子開口道：『危老先生回來了。新買了住宅，比京裏鐘樓街上的房子還大些，值得二千兩銀子。因老先生要買，房主人讓了幾十兩銀賣了，圖個名望體面。前月初十搬家，太尊縣父母都親到門來賀。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，街上的人那一個不敬重！』那瘦子道：『敝親家也是危老先生的門生，而今在河南作知縣。前日小婿來家，帶二斤乾鹿

肉送我，這一盤就是了。這一回小婿再去，託敝親家寫一封信來投見危老先生。他若肯下鄉回拜，也免得這些鄉戶人家在你我的田裏隨便放驢放豬。」三個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個不休。

王冕見天色晚了，牽了牛回去。自此，聚的錢不買書了；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，……之類學畫荷花。初時畫得不好。畫到三個月之後，那荷花精神，顏色，無一不像。只多着一張紙，就像是湖裏長的。又像才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。鄉間人見畫得好，也有拿錢來買的。王

擱得了錢，買些好東西孝敬母親。一傳兩，兩傳三，諸暨一縣都曉得是一個畫沒骨花卉的名筆，爭着來買。

到了十七八歲，不在秦家了。每日畫幾筆畫，讀古人的詩文，漸漸不愁衣食。母親心裏歡喜。

這王冕天性聰明，年紀不滿二十歲，就把那天文，地理，經史上的學識，無一不貫通了。但他性情不同；既不求官爵，又不交納朋友，終日閉戶讀書。又仿照古人衣帽的樣子，自己造了一頂極高的帽子，一件極肥的衣服。遇着花明柳媚的時節，把一輛牛車載了母親，他便戴了高帽

，穿了肥衣，執着鞭子，口裏唱着歌曲，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，到處玩耍，惹的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羣跟着他笑，他也不放在意下。只有隔壁秦老——雖然務農，却是有意的人——因自小看見他長大的如此不俗，所以敬他，愛他，時時和他親熱，邀他在草堂裏坐着說說話兒。

一日正和秦老坐着，只見外邊走進一個人來，頭帶方帽，身穿青布衣服，秦老迎接，叙禮坐下。這人姓翟，是諸暨縣一個「頭役」，又是買辦。因秦老的兒子秦大漢拜在他名下，叫他乾爺，所以常時下鄉來看親家。秦老慌忙

叫兒子烹茶，殺雞，煮肉，欺留他，就約王冕相陪。彼此道過姓名，那翟買辦道：『這位王相公，可就是會畫沒骨花的麼？』秦老道：『便是了。親家！你怎知道？』翟買辦道：『縣裏人，那個不曉得？因前日本縣老爺吩咐要畫二十四幅花卉冊頁送上司，此事交在我身上。我聞王相公的大名，故此一直來尋親家。今日有緣遇着王相公，是必費心畫一畫！在下半個月後下鄉來取。老爺少不得還有幾兩潤筆的銀子，一併送來』。秦老在旁，着實慫恿。王冕屈不過秦老的情，只得應諾了。回家用心用意畫了二十四

幅花卉，都題了詩在上面。

翟買辦裏過了本官，那知縣時仁發出二十四兩銀子來。他扣剋了十二兩，只拿十二兩銀子送與王冕，將冊頁取去。時知縣又辦了幾樣禮物，送與危素，作候問之禮。危素受了禮物，只把這本冊頁看了又看，愛玩不忍釋手。

次日備了一席酒，請時知縣來家致謝。當下寒暄已畢，酒過數巡，危素道：『前日老父台送給我的冊頁花卉，還是古人畫的呢？還是時人畫的？』時知縣不敢隱瞞，便道：『這就是門生治下一個鄉下農民。叫做王冕的畫的。年

紀也不甚大。想是才學畫幾筆，難入老師法眼』。危素歎道：『我出門久了，故鄉有如此賢士，居然不知，實在慚愧！此人不但才高，胸中見識，大是不同。將來名位不在你我之下。不知老父台可以約他來此相會一會麼？』時知縣道：『這個何難，門生出去，即遣人相約。他聽見老師相愛，自然喜出望外』。說罷，辭了危素，回到衙門，差翟買辦持個「侍生」帖子去約王冕。

翟買辦飛奔下鄉，到秦老家，邀王冕過來，一五一十向他說了。王冕笑道：『却是勞動頭翁，上覆縣主老爺，

說王冕乃一個農夫，不敢求見。這尊帖，也不敢領。『翟買辦變了臉道：『老爺拿帖請人，誰敢不去！況這件事，原是我照顧你的，不然，老爺如何能知道你會畫花！論理，見過老爺還該重重的謝我一謝才是！如何走到這裏茶也不見你一杯，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見，是何道理！叫我如何去回覆老爺？難道老爺一縣之主，叫不動一個百姓麼！』王冕道：『頭翁，你有所不知。假如我爲了事，老爺發下票子傳我，我怎敢不去？如今將帖來請，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。我不願去，老爺也可以原諒』。翟買辦道：『

你這都說的是什麼話！票子傳着倒要去，帖子請着倒不去。這不是不識抬舉？秦老勸道：『王相公，也罷。自古道：「滅門的知事」！你和他拗些甚麼？』王冕道：『秦老爹，頭翁，你們不知道，我是不願去的』。翟買辦道：『你別給我難題目做！叫我拿什麼話去回老爺！』秦老道：『這個果然也是兩難。若要去時，王相公不肯。若要去，親家又難回話！我如今倒有一法；親家回縣裏，不要說王相公不肯，只說他抱病在家，不能就來。一兩日間，好了就到』。翟買辦道：『害病？就要取四鄰的甘結！』

彼此爭論了一番，秦老整治晚飯與他吃了，又暗叫了王冕出去問母親秤了三錢二分銀子送與翟買辦做差錢，方才應諾去了。

回覆知縣，知縣心裏想道：『這小廝那裏害什麼病！想是翟家這奴才，走下鄉，「狐假虎威」，着實的恐嚇了他一場。他從來不曾見過官府，害怕不敢來了。老師既把這個人託我，我若不把他就叫了來見老師，也惹得老師笑我做事疲軟，我不如自己下鄉去拜他。他看見賞他臉面，斷不是難爲他的意思，自然大着膽見我，我就便帶了他來見

老師，却不是辦事勤敏……』。又想到：『堂堂一個縣令，屈尊去拜一個鄉民，惹得衙役們笑話……』？又想到：『老師前日口氣，甚是敬他。老師敬他十分，我就該敬他一百分——。況且屈尊敬賢，將來史書上少不得稱贊一番，這是千年萬古不朽的勾當，有什麼做不得！當下定了主意。

次早傳齊轎夫，不用全副執事，只帶八個紅黑帽的差役，翟買辦扶着轎子，一直下鄉來。鄉裏人聽見鑼響，一個個扶老携幼，挨擠了看。轎子來到王冕門首，只見七八

間草屋，一扇白板門緊緊關着。翟買辦搶上幾步，忙去敲門。敲了一會，裏面一個婆婆，拄着拐杖出來說道：『不在家了。從清早裏牽牛出去飲水，尙未回來』。翟買辦道：『老爺在這裏親自傳你兒子說話，怎的這等怠慢！快快說在那裏，我好去傳』！那婆婆道：『其實不在家了，不知在那裏』。說畢，關着門進去了。

說話之間，知縣轎子已到，翟買辦跪在轎前稟道：『小的傳王冕，不在家裏。請老爺虎駕到公館裏略坐一坐，小的再去傳』。扶着轎子，過王冕屋後來。屋後橫七豎八

，幾稜窄田埂。遠遠的一面大塘，塘邊都栽滿了榆樹，桑樹。又有一座山，雖不甚大，却青蔥樹木，堆滿山上，只見遠遠的有一個牧童，倒騎水牛，從山嘴邊轉了過來。翟買辦趕將上去，問道：『秦小二漢，你看見你隔壁的王老大牽了牛在那裏飲水嗎？』小二道：『王大叔麼？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親家那裏吃酒去了。這牛說是他的，央及我替他趕了來家』。

翟買辦如此這般稟了知縣，知縣變着臉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不必進公館了！就回衙門去罷！』時知縣此時心中十

分惱怒。本要立刻差人拏了王冕來責懲一番，又恐怕危老師說他暴躁：『且忍口氣回去，慢慢向老師說明此人不可抬舉，再去處置他也不遲』！知縣去了。

王冕並不曾遠行，立時走了來家。秦老過來抱怨他道：『你方才也太固執了！他是一縣之主，你怎的這樣怠慢他』？王冕道：『老爺請坐，我告訴你。時知縣倚着危素的勢力，在這裏酷虐小民，無所不爲。這樣的人，我爲什麼要和他交好？但他這一番回去，必定向危素說。危素老羞成怒，恐要和我計較起來。我如今辭別母親，收拾行李

，到別處去躲避幾時——只是母親在家，放心不下！母親道：『我兒，你歷年賣詩賣畫，我也積聚下三五十兩銀子，柴米不愁沒有。我雖年老，又無疾病，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不妨。你又不曾犯罪，難道官府來拏了你的母親去不成？』秦老道：『這也說得有理。況你埋沒在鄉村鎮上，雖有才學，誰人是識得你的？此番到大地方去，或者遇着什麼好機會也不可。你尊堂家下大小事故，一切都在我老漢身上，替你扶持便了。』王冕拜謝了秦老，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來替王冕送行，吃了半夜酒，才回去。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

初版

定價 大洋壹分五厘

著者 校訂者

紐

秋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
平民文學科

陳筑山 瞿菊農

熊佛西 熊子滌

趙水澄 謝剛生

堵述初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

京津印書局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
石駙馬大街二十二號

出版者 印刷者 行發者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82

279229